

越南的医学名著——《懶翁心領》

張秀民

越南的医学有其光辉悠久的历史。过去越南人把他們的医学称为“南医”，以别于中国的“北医”（现在亦改称为“东医”）。越南的医书流传到我国来的很少，去年北京图书馆与中医研究院合編的《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，收入了国内五十九个大图书馆所藏的全部医书凡七千多种，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医书目，其中著录数百种日本和朝鲜的汉文医书，却找不到一本越南医书。现存越南古代医药书籍约有二、三十种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黎朝末年（十八世纪末）黎有卓所著的《懶翁心領》，或称《海上心領遺书》，或作《海上医宗心領全帙》，或作《海上懶翁》，則誤以作者笔名为书名了。

黎有卓号海上懶翁，本越南海阳省唐豪县辽舍社人，为黎朝吏部尚书黎某之第七子。弱冠丧父，曾投笔从戎。后乃至河静省香山情艳社母家，奉母家居，棄儒习医。曾上京（今河内）求师，无所遇，回香山，又閉戶研究二十年，足不入城市。为人治病，屢有全活，名动朝野。以人荐，于景兴四十三年（1782年）被召赴京，治郑王世子郑櫛病，自南北上，有《上京紀事》一卷，記其始末。有卓既以医自許，欲毕其能事，乃广为著述，苦心焦思，前后三十年写成《心領》一书。又喜作詩，凡行医所过山川胜迹，往往見諸吟咏。詩云：“豈是辛勤图杏报？活人深念片心关。”又云：“长願世間人不病，吟詩酌酒野医閑，”更可想見其怀抱矣。

《懶翁心領》全书，据黎氏凡例自述分为二十八集，六十六卷。或作六十三卷，或作二十六卷者均誤。举凡經典理論，內、外科，妇、产科，儿科，麻、痘，医方、医案、本草药物，无所不包，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个人医学丛书。据他自己說：是“臥薪尝胆，瀝尽肝腸，吐尽底蘊”的作品。“遍搜百家，日夜苦攻，寸阴是惜”。而对他启发最大的是清初浙江海盐馮兆張的著作《馮氏錦囊秘录》。他說：“及得《錦囊》全部，阴阳妙用，水火真机，方能透悟；”但他又不局限于馮氏的圈子里，如将《內經》問对諸篇，融会貫通，分为阴阳、化机、臟腑、病能、治則、頤养、脉經等七条，《药品汇要》中每品标明主用、合用、禁用、制法，比馮书眉目更为清楚。又自抒己見，頗多心領神会之处，如“論我岭南麻黄桂枝湯絕不可

用”一章，便能因地制宜，根据气候条件，閱驗心得，作出卓越的論断。又将越南各地所产药物，每味詳其性、治和当地的俗名，用喃字注明，写出《岭南本草》二卷。并搜罗了很多越南民間驗方，及个人行医实践中自創新方，又把重要經驗，写成《医案》。因此更丰富更發揮了馮氏的学說，所以能够“集諸家之大成，发前人之未发，”被称为越南的“医圣”。假使把阮攸比作越南的歌德，也不妨称黎有卓是越南的李时珍了。

黎有卓的著作，在生前已經有一部分被人傳誦，他自己想刊板，“奈力单功重”，不能如願。阮朝末年有位武春軒先生，經過多年搜覓，又从河靜黎氏子孙处求得大部分，加以考訂編写，又把它送給北宁省慈山府武江县大壮社同人寺清高和尚，劝他刊行。这位急公好义的和尙終于負起刻书的重責，向各方面募緣，又繼續搜尋遺稿，从嗣德三十二年（1879年）起，广集儒医，商同考訂，在寺刊板，一直到咸宜元年（1885年），先后化了六年工夫，才把它刻成。此书每卷末有助緣刊刻者芳名，其中值得指出的，有“明乡秀才石裕誠題助五貫，紙三百張”，（見卷二十六末），“清客陈紹助三貫，清客林有貴助二貫”（均見卷五）。所謂“明乡”系指越南戶籍中世居越南的中国人，所謂“清客”“北客”或“唐人”，則指当时的华侨。他們三人虽然出錢不多，而集腋成裘，对于此书的刻成，不无小补。从这件刻书小事上，也可看出过去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誼了。

此书首有武春軒、黎延序引，黎有卓自序，釋清高刊书小引。半頁八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字体有楷书，有行书，又有宋体字（即明体字），因全书字数甚多，所以写工不一，其中有出于和尚手笔者。校对不精，訛誤不少，如“丸散”誤作“凡散”，“昏暈”誤作“昏彙”，“綱目”誤作“剛目”等。避阮朝庙諱极謹严，凡种、宗、洪、任、时等字，均缺笔。黑硬紙面，紙念裝訂，外形如包背装，而并不包背，书根用毛笔直写，如宋人蝴蝶装书之写法。

1962年夏北京图书馆通过国际交换关系，从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国立中央图书馆获得这部名著三十七册（內有缺卷），使我們有机会看到越南的医书面貌，該館的隆情厚誼，是值得我們感謝的。